



Gilles Thomas

地下墓穴

LES CATACOMBES
HISTOIRE DU PARIS SOUTERRAIN

巴黎的地下史

〔法〕吉列·托马斯 著

刘舒怡 译

Gilles Thomas

地下墓穴

LES CATACOMBES
HISTOIRE DU PARIS SOUTERRAIN

巴黎的地下史

〔法〕吉列·托马斯 著 刘舒怡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下墓穴：巴黎的地下史 / (法) 吉列·托马斯著；刘舒怡译。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

(新视野人文丛书)

ISBN 978-7-5321-6871-2

I . ①地 … II . ①吉 … ②刘 … III . ①文学史－法国－通俗读物

IV . ①I56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015295号

Les catacombes: Histoire du Paris souterrain by Gilles Thomas © Éditions Le Passage, 2015

This edition wa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 Autre agence, Paris, France and Divas

International, Paris 巴黎迪法国际版权代理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roprietor.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9-2017-010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发 行 人：陈 征

责任编辑：曹 晴

封面设计：朱云雁

书 名：地下墓穴：巴黎的地下史

作 者：(法) 吉列·托马斯

译 者：刘舒怡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ewen.co

印 刷：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890×1240 1/32

印 张：7.125

插 页：5

字 数：160,000

印 次：2019年2月第1版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

I S B N：978-7-5321-6871-2/C · 062

定 价：49.00元

告 读 者：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8180628

对巴黎采石场的研究为地质学家、建筑师、经济学家甚至哲学家提供了一个可作丰富观察的主题，如果不能从这项研究中提取其蕴含的全部意义和魅力，我们将难辞其咎。

——路易·西莫南，《采石场与采石工》，选自《巴黎指南：法国重要作家、艺术家笔下的巴黎》，1867年

从前，这座城市只是另一座隐秘的地下城市的覆盖物。那是一个没有计算机、不依靠社交网络而展开的现实世界。它是一整套超文本链接，不建立在文本基础之上，而是在爵士氛围和手电筒的光线下成型。

——索朗热·比耶-沙勒东，《享受》，2012年

您知道，我喜欢到偏僻的地方旅行，喜欢冒险。如果有一天，我灵光乍现，想写一部作品，我不会在皇家图书馆的书架之间挖掘素材：我会到最初的源头——大自然中去，观察，研究，讲述我的印象。

——皮埃尔-雷昂斯·安贝尔，《巴黎地下墓穴》，1867年

在本地旅行并不意味着毫无惊喜或毫无启发，也并非轻松自在。

——菲利普·梅耶尔，《我国，此地……》，1993年

序

吉列·托马斯通晓地下巴黎的一切，对大巴黎地区任何一个自然或人工洞穴的形成都了如指掌。没有一处地道是他不知道的，没有一条隧道是他尚未考证过的，没有一个采石场是他讲不出历史，描绘不出特点的。他正式考证过所有发生在地下的事件，但同时也熟知地上的这座城市，以及上下两重世界之间的关联。

吉列·托马斯对这份兴趣保持着几十年如一日的热情。除此之外，他还对所有纸质读物抱有强烈的好奇，无论是小说、传记还是历史故事。总之，他喜欢一切书籍。通过阅读，他了解到部分地道的历史。吉列·托马斯还发现，作家时常依托现实写作，巴尔扎克、大仲马、热拉尔·德·奈瓦尔、维克多·雨果、埃米尔·左拉等大作家将事实与人物融入作品中，以此增添故事的厚重感。另外，他也意识到，这些作家在为作品添加注释时，都已成为真正的编年史作者，这些注释精确记录了一些工程的实施时间。侦探小说作家加斯东·勒鲁、皮埃尔·苏维德和马塞尔·阿兰（合著有《方托马斯》）以及乔治·西默农等人也不例外。

透过 250 余部小说——这些作家有的鼎鼎大名，有的则默默无闻——吉列·托马斯邀请我们重新观察这个地下世界。他一一剖析这些故事，使读者了解它们的真实性，但这同时也是一座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想象之城，他带领读者进入这座想象之城的五脏六腑。

作者查阅了 50 余篇有关“地下派”的论文，为我们描绘出这个群体的缩影。同时，他也向我们介绍一些色彩鲜明的人物，并向他们致以应有的敬意，如 18 世纪时为拯救巴黎而牺牲的夏尔-阿克塞尔·吉约莫，1793 年在巴黎丧生的菲利贝尔·阿斯帕尔，以及如今的让-克洛德·萨拉特警长，法国首位“地下警察”。

巴黎市工程师学院秘书长

马克·盖达

目 录

序	001
引言	001
采石场：为巴黎而建，在巴黎之下	004
巴黎：漂浮而不沉没！	026
采石场“死亡”之后的命运	037
地下的传说	049
地下墓穴中的无罪者：忏悔之路	076
地下墓穴藏骨堂：地下圣杯	084
藏骨堂外的其他景点	128
奇特难忘的地下派世界	183
一个鲜活的传奇：萨拉特警长	206
结语	211

引言

地下派^①：普通名词，指非法潜入旧采石场的人。

——采石场监管组织所依托的道路养护
与移动管理局术语表

30 多年前，作为普罗万市地下研究考察团的成员，我曾有幸在巴黎地下探索一番，如今看来当时的条件十分优越，但并非通常情况：整个周六上午，我都在 16 区错综复杂的隧道中闲逛——这是获得官方许可的！甫一踏入这片多数巴黎人意料之外的未知宇宙（当时我还不是巴黎人），我就集中全部精力探索这座“巴黎地下的巴黎”所蕴藏的宝贵遗产和历史意义。对我而言，这次

^① 应区分“地下派”（cataphile）与“地下墓穴破坏者”（cataclaste），前者热爱并尊重这些旧址（希腊语 *philein*，意为“热爱”），后者则进行破坏。——原注

探索既是一次揭秘，也是水到渠成的事：通过探访这些采石场，我仿佛实实在在旁观了自己降临人世的过程。

从那以后，我开始尝试从各地（图书馆、档案馆、巴黎各大学所珍藏的特殊资源、研究成果）及各领域（19世纪至今的报刊、所有形式的文学作品、肖像图、电影和电视作品等）了解有关采石场的知识。我由此意识到巴黎这些采石场对于巴黎人的的重要性，尽管其中大多数并不为公众所知。

所以，我多年来始终热衷于探索这片地下世界，我愿邀请读者们走进它的历史。为此，在本书中，我乐于借助最优秀作家们的文学作品选段来阐释每个主题，不论古今，并且涵盖所有文学类型和层次。巴黎的这些地下隧道着实曾让大批形式多样的文学作品熠熠生辉。

第一部关于地下墓穴的作品诞生于1815年，距今已有整整200年的时间，这就是埃利卡·德图里所著《巴黎地下墓穴概述》。很快，围绕巴黎这个非同寻常的地点的传说便流传开来。地下墓穴声名鹊起，因为它所在的巴黎，不仅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还是一座必不可少的文化灯塔，足以为此而骄傲。于是，巴黎地下墓穴的名声漂洋过海，又越过陆上国界，出现在各类旅行指南和《从国外到巴黎》中（自1815年起）。诸多小说也在此找到了令人满意的魔幻色彩。自此之后，巴黎的地下建筑在文学世界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提到“地下墓穴”一词，人们时常将巴黎市藏骨堂和全部采石场混为一谈。应当说，如果我们追求严谨，本该称之为“在巴黎市地下旧采石场基础上建造的副隧道”，但这个名字多少令人感到不适。正因如此，时至今日，就连政府官方也仍然沿用这一

简称。于是，“地下墓穴”就这样成了一个普通名词，现在用来比喻一座整体建筑最隐蔽、最阴暗的“地下囚室”部分，以代替“地牢”一词。在一些作家笔下，还衍生出痛苦的地下墓穴，精神的地下墓穴^①，思维的地下墓穴，人类历史的地下墓穴，人性的地下墓穴，幻想的地下墓穴，信息的地下墓穴，暗箱司法的地下墓穴，文学的地下墓穴，“荣耀的地下墓穴^②”，我们思想的地下墓穴等等。有一次，在地铁因技术故障而延误期间，我甚至听到一名旅客对他刚下火车的朋友说：“你来巴黎的路上，没想到自己会再次参观地下墓穴吧！”

巴黎的地下空间是一片不可思议的世界，这里是艺术家不竭的灵感之源，诞生了无数的梦境和奇幻想象。让我们接受皮埃尔-雷昂斯·安贝尔的邀请吧：“跟我来，亲爱的朋友，我有阿里阿德涅之线^③，我将紧紧抓住你的手。^④”或者跟随纳达尔：“您不了解地下墓穴，女士，我应当引导您。抓住我的胳膊，跟着人群走吧！^⑤”

^① 儒勒·贾南于1839年出版《地下墓穴》，该书是小说、寓言、奇幻或非奇幻短篇故事合集，他说，这部文集中的故事所阐释的内容来自“（他的）精神地下墓穴”！——原注

^② 巴尔扎克在《学者之间》（1845年）中以此指代将塞纳河畔堤墙上的绿色书铺。——原注

^③ “阿里阿德涅之线”源于希腊神话故事。美男子忒修斯要杀掉克里特岛迷宫中的牛头怪物弥诺陶洛斯，国王弥诺斯的女儿阿里阿德涅交给忒修斯一只线团，教他把线团一头拴在迷宫入口，跟随滚动的线团向前走，便能找到弥诺陶洛斯。忒修斯按照此法，顺利杀死弥诺陶洛斯，并顺着线团成功走出迷宫。——译者注

^④ 皮埃尔-雷昂斯·安贝尔，《巴黎地下墓穴》，1867年。——原注

^⑤ 《巴黎指南：法国重要作家、艺术家笔下的巴黎》第二部分《生活》，1867年。——原注

采石场：为巴黎而建，在巴黎之下

您想知道人们是怎样建造巴黎的吗？

——莫里哀，《贵人迷》

隧道迷宫

巴黎的地下空间由许许多多隧道构成（总长度达几千公里），这些隧道从四面八方延伸而来，功能各异，维持着首都的日常运转。尽管这块淹没在地下的巴黎冰山以其错综复杂闻名，但它实际上是由诸多独立的网状结构组成，有的在垂直方向上层叠，有的水平并列，有的甚至彼此避开，互不干扰。“没错，地铁从那里面经过……就在（美国）采石场当中……他们在上班的路上不

会想到，其实，在墙壁和混凝土背后，隐藏着这一切！也幸亏如此，否则他们都要来一探究竟了……^① 总体而言，地铁建于采石场巷道的上方，有些关闭的或从未开放的站台宛如幽灵一般。因此我们偶尔会听到从上面传来的沉闷声响。“突然，一阵轰鸣声响起。震感从四面八方袭来，不知来自何处，持续了大约10秒钟。‘是地铁。’卡米耶心想。在那儿，就在上面。^② 不过，地铁线路有时也会与采石场巷道相交，例如9号线威尔逊总统大街站、13号线旺沃门站、12号线弗勒吕斯路和沃日拉尔路站。每到此时，就要在上方或下方开凿新的采石场巷道，以保持网状结构的连贯性。

在开凿每条地铁隧道之前，人们已经考察过准备建造地铁的位置下方被挖空的采石场，以便实施适当的工程加固所有隧道（游客线路、车库隧道、连接处等），避免在某一天发生飞来横祸，就像亨利·叙凯所描述的那样：“防水层下面有采石场的洞窟……——是的，总工程师先生，地铁掉进了其中一个洞窟里，上面的拱顶塌陷下来。^③” 双重保险总好过单一措施，巴黎大众运输公司下设的采石场与工程师部门每年都会组织勘察工作，以确保地铁下方的加固结构依然稳定。

实际上，这些服务于巴黎人交通出行的隧道与维克多·雨果描写过的其他所有专用隧道建在一起。新建隧道时必须对后者进行加固，这次，人们选择了在建造之前完成这项工程，而非像从前那样，完工后才迫于形势在已经建好的城市地下修建支柱。雨

^① 迪迪埃·戴南克斯，《地铁警察》，Gallimard出版社，1985年。——原注

^② 弗兰克·蒂耶，《心绞痛》，Fleuve noir出版社，2014年。——原注

^③ 亨利·叙凯，《丢失的地铁》，Boivin出版社，1935年。——原注

果曾如此描写这些隧道：“如果视线能透过路面，巴黎的地下会呈现出一个巨大的石珊瑚形状，海绵孔也不会比这块上面矗立着伟大古城的、周围有着六法里长的土块下面的狭径和管道更多，还不包括地下墓窟——这是另一种地窖，还不包括错杂的煤气管，还不算庞大的一直通到取水龙头的饮用水管道系统，单单阴渠本身在河的两岸下面就形成了一个黑暗的网道，斜坡就是这座迷宫的引路线。这儿，在潮湿的烟雾中，出现了大老鼠，就像由巴黎分娩出来的一样。”^①

地下隧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历史遗留隧道和专用隧道。第一种主要由曾经的地下采石场（全长近 300 公里）和引水渠（长约几公里）组成。第二种则包括污水渠（全长 2350 公里，毫无疑问，其中当然有废水，但也有饮用水和非饮用水管道，这还不算各地的电话通信管道及近年来铺设的电缆）、地铁（地铁轨道全长 211 公里——167 公里位于地下——但走廊和换乘隧道全长 260 公里）、城市供暖管道（约 450 公里）和空气循环系统（长 45 公里以上，仍在增加）、供电隧道（120 公里）、电话通信隧道（50 公里）、近年来才消失的气动系统（该系统 2004 年最后一次使用，连接《政府公报》办公室、参议院和国民议会）。但也包含停车场、不计其数的地窖、老防空洞等等，这些设施的数量超乎人们的想象（多达 4 万余处！）。

总之，超过 30 个不同的受让者管理着巴黎的地下空间，各

^① 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1862 年。——原注

译文引自李丹、方于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年。——译者注

类隧道充斥其中，所以“到处都被挖空了”。巴黎在规划新的城市项目时必须考虑这些空间，否则便难以维继。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了这些被巧妙使用着的“地下空洞”，这座城市将是怎样一番景象。如果没有排污管道，法国的首都就会飘着一股经久不散的恶臭，混合着圣无罪者公墓关闭时散发出的腐烂尸体的刺鼻气味。如果没有电话通信隧道以及其他从污水管道穿过的纤维线缆，这里就将被一片令人近乎失聪的寂静所笼罩。因为，虽然空中设有诸多中继站，但是电缆对于通信传输而言仍然必不可少。每天，光是地铁运送乘客的数量就达520万人次左右，这还不算大区快线（RER）承担的170万人次；如果这种大众出行方式不复存在，城市交通将变成一团乱麻，拥堵成为每日的家常便饭，到处都会竖立着电线杆，以防夜幕降临时全城陷入一片黑暗。

儒勒·凡尔纳拥有独特的预言艺术，他曾为这些地下网络设想了另一种用途：“银行家的社会地位可以这样来形容：巴黎地下墓穴公司总经理兼家庭主导者。这家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将空气储存在这些废弃已久的大型地下隧道中；用四十至五十标准大气压的压力将空气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车间、作坊、大型工厂、纺织厂和面粉加工厂，输送到一切需要机械动力的地方。正如我们此前所见，这种空气用于驱动大街铁轨上的列车行进。建在蒙鲁日平原上的一千八百五十三架风车以风泵的方式将空气抽进这庞大的储藏室中。^①”

^① 儒勒·凡尔纳，《二十世纪的巴黎》，Hachette/Le Cherche-midi出版社，1994年。——原注

译文引自蔡孟贞译本，小知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译者注

地层学概览

我们都知道，或者说大抵知道，巴黎地下墓穴不仅仅是一个名称，它还是赫赫有名的大型地下藏骨堂，是一些秘密庆祝活动的举办场所。

由于地层构造和地理位置的原因，这片土地注定在历史上的某一天成为了法兰西的首都。此后，这里因沉积作用而形成的土壤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开发。正是因为这样，地下墓穴才得以存在。此地的石灰岩来自约 4500 万年前留下的海洋沉积物，上有石膏覆盖，但如今仅在巴黎内城东北部的地质外露层中尚能看到（即仅存在于右岸），距今已有 3500 万年。

生产瓦片和砖块所必需的黏土也在本地开采，比如沃日拉尔一带；人们至今仍能在一些地名中找到历史遗留的痕迹，如杜伊勒里^①，后来成为旧时王宫的所在地，以及曾经的“老瓦厂”路，即如今的谢尔什-米蒂路。至于白垩岩，则只在巴黎西南部由于褶皱作用而隆起的山坡上才易找到（默东、伊西莱穆利诺）。因此，白垩全部来自这一区域，从地下交叠着的平巷中开采。

另外，为满足读者的好奇心，也为保持介绍的完整性，此处还得提一下，18 世纪时，蒙苏里圣安娜医院旁有一处小型煤矿。埃米尔·热拉尔在其 1908 年出版的《地下巴黎》一书中曾提及这座煤矿，在当时的一些平面图纸中也可找到它的踪影。

^① 原文为 Tuilleries，意为“制瓦厂”。——译者注

从罗马人到戈布兰

罗马人在塞纳河畔建造了一座兵营，这里有充足的水源可供取用。兵营附近矿藏丰富，便于他们修建固若金汤的建筑，就像在他们的故乡一样。这些资源最初是露天开采的，因为塞纳河及其支流比耶夫尔河的河床经过流水下切后，河滩上的石块已经裸露出来。比耶夫尔河如今已被完全填埋，自1912年（最后一段管道完工）起成为污水管道系统的一部分。应当说，自从很久以前大批鞣革工、皮货商、轻革鞣制工、皮革整形工和他们的同行决定在岸边安顿下来，这条河就不幸地变成一条露天污水沟，更不用提后来成立的戈布兰手工坊^①的洗染工了。这些工业给河流带来了巨大的污染。

1842年，巴尔扎克这样写道：“在意大利门和卫生检疫站之间有一条通往植物园的市内林荫道，这里的景致能使艺术家赏心悦目，能使最倦于观赏美景的旅行家流连忘返。如果你走上道旁微微隆起的一个小丘——从这里开始，浓荫蔽日的大道曲曲弯弯，宛如林间一条静悄悄的绿色小径，可以看见一道幽深的河谷，谷地里半乡村式的工厂星罗棋布，有稀疏的青翠草木点缀其间，比耶夫尔河（或称戈布兰河）的浊流滚滚而过。^②”自那时起，比耶夫尔河在人们的记忆中就不仅仅是一条河，还成了一片

^① 1601年由亨利四世设立，专为皇家制作挂毯。自1937年起隶属于法国国家动产管理局，为公共建筑制作立面装饰。——译者注

^②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三十岁的女人》，1842年。——原注
译文引自沈志明译本，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有改动。——译者注

重污染地带。

“卢泰西亚石灰岩”的地下开采

起初，在圣热纳维耶夫山和比耶夫尔河谷一带，人们露天开采那些因流水侵蚀而裸露出来的粗粒灰岩（又称卢泰西亚石灰岩，或简称为“建筑石”）。这种简陋的方式一直沿用到超覆区新地层的厚度远远超过可开采地块的总量，需剥离新地层方可找到石灰岩。

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法国的宗教狂热达到巅峰，大量人口涌入巴黎（据估计，高卢罗马时期的卢泰西亚面积为53公顷，居民有8000余名；在菲利浦·奥古斯都时期，面积扩大至253公顷，人口约5万人；查理五世时期，巴黎总面积439公顷，人口增至20万人；其后人口增长再未如此迅速），必须找到大量石材以解决各种各样的建筑需求，主要是城墙和众多教堂，这还不包括宏伟的圣母院（其建造从1162年一直延续至1345年）。于是，人们开始直接深入矿体内部开采石灰岩，这样做有两个好处：既

